

甘孜县图志

附 俄 落 志

(内部参考)

說 明

本書係根據重慶市圖書館所藏劉贊廷藏稿和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替我館在劉贊廷家中搜集到的一些資料草稿复制的。

劉贊廷河北人，清末在川滇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趙爾丰下任職。民國初年任川邊軍分統，后又任內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主任等職務。此稿據他自己說是：“歷邊十四年，從事研究夷務”時輯錄而成。（見“邊藏芻言”）

依“邊藏芻言”（劉贊廷著）記載，此稿包括：（甲）邊務記錄八十餘卷……（乙）像片三千餘張……（丙）地圖五十餘張……”。現存的稿件除照片已佚散不少外，其他稿件和原記載大体相符。內容計有“西康建省記畧”、“西藏歷史擇要”、“趙爾丰奏議公牘”以及原康藏地區地方誌等。對原康藏地區的山川形勢，地域沿革，政治經濟，風土人情，歷代遺蹟，喇嘛寺院以及所謂“改土歸流”的經過，都有所記載，對原康藏的史地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原稿頗為零亂，附件夾片很多，有上下文連接不上的地方和錯別字句，對此我們均未作任何補充和修改。僅對無法辨認的字，根據上下文的意思代為填入。地圖多係草圖，我們選印了其中比較完善的附於書后。照片尚存三百餘張，多係各勝古蹟，風景人物，關隘佛寺；土人習俗等，均無說明，故未复制。

圖書館

1960年12月

甘 孜 县 目 录

沿	革	万	位	治	所	乡	镇
粮	税	山	川	道	路	关	隘
气	候	地	质	花	果	森	林
鸟	兽	药	材	矿	产	垦	殖
教	育	寺	院	商	情	风	俗
遗	迹						

甘孜原名桑甘思据传土司始于唐初当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
 聘藏时有酋长各昂躬者随迎亲大臣薛禄东赞扈从有功遂以自立
 是为甘有孜土司之始元立祖以发思巴王藏置桑甘思招讨司明袭
 元制至崇贞十五年白利土司以黑教催残黄教旋被青海固始汗以
 兵灭之以蒙古霍耳种人分治于此隶属青海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
 丹律作乱诏大将军年羹尧讨之以四川提督周瑛出黄胜关夹攻丹
 律窜入西藏走死周瑛收服甘孜以東各土司地方划归四川乾隆二
 年瞻时土司因地方糾紛終年不休經孔撒土司之弟翁铁达拉从中
 调处上命四川总督简贵勘查划地分疆各守其界奏奖翁钦达拉为
 安抚司遂与其兄分折地土改为麻节土司遂置甘孜汛以資控制乾
 隆五十七年福康安西征廓尔喀征沿途土司随征有功始封甘孜霍
 尔孔撒土司为招讨司霍尔章谷霍耳東科霍耳白利霍耳麻节各土
 司为安抚長官等司名称霍耳五家其疆域北界果罗瓦即俄落東界
 色达東南与打箭炉明正土司界南与瞻时界西至绒坝叉与德格界
 所辖百姓共四千九百二十三户大小寺隄三十三处每年贡物狐皮
 八张黄羊二头酥油二十斤番馬二匹由打箭炉直隶厅转送四川总
 督嗣后以物折价共銀八十四兩四钱至光绪十九年霍耳章谷土司
 絕亡孔撒土司欲意吞併麻节土司即督弗从以致隔閡因駐藏番
 官聞知即聚兵佔据揚言霍耳人民自願投藏旋經川督鹿傳霖令統
 領張綏率兵驅剿遂將章谷改為管霍屯由此麻节犹存孔撒所忌而
 即嗜飲漫罵常为左右所怀恨于光緒二十七年俄人暗杀而元后

旋經川督錫良奏請由孔撒土司兼理其時孔撒老土司俄朱彭錯已
死以出嫁女央机接職而央机為人放蕩婚配自由已易數夫時又重
夫入贅乃母不許遂囚其母以前夫所生二子一各俄朱宜美兼接
斯職威逼麻节土妇交印其次子各多青迫為甘孜土司文佛脅護取
名香根時年二歲嗣經川督查知幼兒蕩婦恐難持重遂派知縣李之
珂于此鎮守央机疑為監視于己不便即斷其支血寔在逼李自去旋
與藏番勾結又恐李去透露消息竟囚李之珂于獄謀却逆務大臣暨
見軍報嚴整未果遂逃之俄落北方旋被等獲剷除土司職務遂將所
轄之孔撒麻节東科台利四土司之印併改為甘頂隶属于鄧科府
以至於今

為札飭事宣統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案據麻节汛封固恩呈報孔
撒土妇帶同長子將孔撒麻节兩土司印信一并攜帶定期四月二十
五日由甘孜起程同路三百人由玉龍靈慈登科等處進藏等情據此
奉大臣查該土妇擅將土司印信攜帶逃走殊屬胆大妄為當批飭該
汛弁前往阻拦飭將印信等紙交出並將該土妇看管听候奉大臣諭
示第恐該土妇业已起身茲特一面札飭該管帶派人探訪如孔撒土
妇回鄧科石渠一帶經過務即前往阻拦扣留飭令繳出印信等紙仍
將該土妇母子看管妥為开導繳出印信即屬无罪奉大臣決不杀之
听候訊明辦理並將隨同僧俗人等遣散令其回籍安分毋得惊疑如
果該土妇或仅由边境經過該管帶務宜探明其掣獲日期具報來案

以凭核办合即札飭为此札仰该管带遵照办理毋任延误所经路途先派人阻截并派马队前往飞探一有信息即飞报该管带前往截拿其在渠防营该管带亦须赶紧行知一同在杂渠堵截该土妇其下杂渠之善察寺恰擦尤为紧要务先派兵截拦将拿获日期具报元任逃脱致干咎戾切切特札

禀 钦帅前接禀者窃于四月二十五日午刻接准麻市汛移：称于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坊间甘孜孔撒土妇各么金带孔撒土司兼护麻市土司各恩枝登吉宜基带孔撒麻市印信二颗并号纸各件同甘孜香根孜交二喇嘛一同进藏定于四月二十五日由甘孜起行除飞报 钦帅外现在孔撒土妇同喇嘛等起程在即敝处阻挡三次该土妇同土司及喇嘛等横估前行该土妇带头入等来汛立等守候护照马牌起行敝处无法只得发给护牌一张唯甘孜孔撒土妇同土司各喇嘛等定即起行一俟奉到 钦帅批飭如何办理即行飞移实为公便为此合移贵府烦为查照希即赐复施行须至移者又据函称孔撒土妇带上路夷民二百余各挂喇嘛共六百余各骑驮七百余匹由登科赴杂区卡进藏各等由查该孔撒土妇土司此次率领多人并印信号纸口称进藏未决是何居心屯务有兼轄之责接准来移计该土妇业已起程阻挡不及究竟如何办理屯务亦不敢擅专惟取屯距察遥远往返至速亦须半月除由屯务飞函禀请束府电禀 钦帅请示遵办俾免贻误外所有孔撒土司率带印信番众

进藏緣由理合駁稟 欽帥俯賜察核批示飭遵為此具稟須至稟
者

批

稟悉查孔撒土妇揚言进藏确系帶印逃走前据麻寺汛稟振来
稟当即札飭该汛弁会同防营刘玉賢阻拦并札飭邓科石渠两委
及朱管官截阻茲經万令探明该土妇已行抵德格文作庆地方自
阻此该道即派刘管帶同万令前往飭该土妇撤印办理甚合机宜惟
旅将印苗下始准放行未免不合仰即转飭该文武将该妇母子一
并拿获看管具报本大臣核夺并转谕僧俗人等各回原籍照常安居毋
得疑惧至头人投诚夷稟并无替子且系三处土司所管而辞语草率
该道不查返給发照殊属不合此批

大帅阁下敬稟者窃职道于本月初四日十二点钟时得見封
差用鸡毛飞函投到万令里恩公署據称孔撒土妇已于初三日改道
行抵作庆文作庆界经过新塘赶紧拦阻云云又据万令遣人前探回
称该土妇的系行至作庆等有马队三百各等情取道見事机危急不
能不从权越阻办理爰将刘管帶派先传求令帶队同万令前往令将
印信苗下始准前行再三囑其和平办理不可轻躁致激意外之变该
管帶即于本日收拾起程前行并万令一同前去矣知关
宪座敬以稟聞正具稟間忽有甘孜头人一人帶同百姓二人来至更

庆被威恩其給予凭照保护等情且核給予保护文憑伊等情願回甘
致指集众百姓俱来投誠云云取道即允所請并用好言安撫隨即發
給护照并借用德格奎貢关防札知封千总令其妥为保护勿令百姓
惊惶事关要件不能不从权办理也为此谨禀伏候
宪台批示取道咸謹禀

大帅閣下敬禀者窃管带等于宣統二年五月初三日奉
宪台札开以孔撒土妇帶同长子將孔撒麻书两土司印信 一併
携帶定期进藏飭令管带等前往阻拦扣留飭令繳出印信 一紙
仍將該土妇母子看管听候訊明办理仰即遵照办理毋任該土妇逃
脱干咎等因窃查孔撒土妇携印逃走管带等于未奉札文前五日即
准麻书札封千总回恩移知即已准备初三日午后风闻該土妇等取
道登科管带帶領精壮勇丁知县帶同头人蚕因星夜赶至灵葱旋面
該土妇知登科有备改道由作庆进沟由石渠所屬曲屋瓦廿一帶前
进询諸土人过灵葱暗加山可径达曲屋知县窃以事屬要公未便稍
分畛域且曲屋人科一沟直通登科窰八堪處与管带等面仍帶管面
披星越嶺初五日申刻行抵曲屋該土妇等约有四五百人已駐紮曲
屋喇嘛寺之下場官带等因喇嘛寺踞其上游即駐于此截其前路一
面由管带殊瑜上中下三朵渠头人各选壮丁防堵隘口諭令有母之
随同弁帶同千勇前來以資分紮布置已定隨令該处头人到孔撒土
妇帳棚就宪札各情一一从容开导該土妇约管带知县在于革坝談

管帶等其其事出方全于初六日辰刻親到草場赴約比至該土婦遣其頭人碌絨江錯等四人前來隨婉言反復加譬喻飭其交出印信等紙即屬玩罪諭慰半日之久一味橫抗言辭絕決管帶等所帶營勇番團僅有七十余人聞駐防絨壤察之巡防第六營麻布汛千總封國恩由作底陸續收到只得諭令該土婦稍從容商酌擬俟后面防營趕至會商再為設法開導惟該土婦等恃其人多執意抗拒如實難喻以理法非用兵力不可所有奉札阻撓孔撤土婦反復開導終難斷以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朕銜稟請

憲台俯賜察核批示祇遵為此具稟須至稟者

大帥閣下啟稟者管帶等于宣統二年五月初六日將阻撓孔撤土婦開導不從各情形先行飛稟

憲鑒在案發稟後復傳集該土婦之頭人碌絨江錯等切實開導曉以利害漸有转机允將印信等紙交出正在磋商間管帶王賢帶領面管二哨千總國恩帶同汛兵管帶亮文駐紮菊母文左哨駐紮石渠之前右兩哨陸續行抵曲屋該土婦等見兵力益厚玩心益慙土賊惟避藏燒香矢口不移管帶等公同商酌隨將各營反番團分紮隘口防其奔竄挑選精壯扼其咽喉分队伏于山后截其逃往俄洛之路處處布置周密永以環攻之勢仍示約束勇團不得擅放槍炮該土婦翻然改圖于初七日辰刻遣碌絨江錯等將乾字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号霍耳甘孜麻布安抗司銅印一顆乾字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号孔撤安抗土司

兼麻布安插土司号紙一张呈徽前來面懇給予路票俾得進藏管帶等暫从权應允即信号紙收訖后曉以不奉

宪批前途仍難通行并将該土妇母子阻其行走候示遵行并諭隨从人众大半出于胁迫令其遣散否則用以兵力至該土妇及其头人隨从人等行李數百駄飭令自行看守并未遺失分毫該头人等俯首所以痛自改悔此孔徽土妇已繳出印信号紙之實在情形臣等仍當設法遣散隨从將該土妇母子阻其前行所候宪示辦理所有孔徽土妇並將印信号紙繳出該土妇母子阻其行走各緣由是否有当理合联銜稟請

宪台俯賜察核批示飭遵再印信号紙暫由知县查驗妥存俟事竣會商呈報

宪轅以所慎重知县有地方之責未便久延俟將遣散隨从各事辦竣后即再登科合併陳明

謹稟欽宪閣下敬稟者竊孔徽土妇繳出印信号紙各情形已于本月初七日稟報在案發稟后管帶庆先委貢里恩毓英先后稟列會商遣散隨从各事宜該土妇當繳印信号紙時情願候宪批遵行詎意阻辱阻逆于是夜三更后与其头人等乘黑夜攜帶行李潛逃比及覺天已將曉管帶等馳赴該土妇原紮處所悉心查看遺有行李十余駄其隨行之改交駐色兩喇嘛等約五十余人因該土妇等悞罪潛逃未与同行隨即集訊据供實系孔徽土妇勢迫前來并无同謀及預知

逃走情事官帶等用好言安慰令其自行看守伊等行李无庸惊疑俟稍緩數日即遣令面籍復公同磋商官帶既由色汗一路官帶玉賢由作庆一路官帶庆先由恰馬耽一路各帶隊進趕并由官帶亮丈飭派左哨長進趕俄洛一路一面由委賈等分飭各路頭目俱派差人到處偵探得信飛報能否趕及容候具稟其該土妇所遺行李取同查点逐一開具清單呈請

完卷內有糶糶四色因各營團等食糧缺乏曲竭此屬牛厂覓貯難取分发曾用可否免予繳价伏候

完本所有孔臘土妇徽印信号紙后乘黑夜潛逃并路進趕各緣由理合聯銜稟請

完台俯賜鑒核批示祇遵為此具稟須至稟者再該土妇所遺行李暫由石渠委員收存容事竣后送繳完轅委員查俊里恩初十日各面差次合併陳明

朱 完 丈 稟 截 獲 孔 臘 土 妇 貨 物
驛 馬 并 土 妇 逃 走 各 情 由

批稟悉該管帶前次圍困該土妇之時并不謹慎防范致令逃遁已屬可恨已極此次李朝陞進及復任其逃遁且該弁前次因帶兵過少土妇敢敢抗拒此次跟進何以李哨弁仍只帶二十人且后路亦未調兵接應有此等用兵者乎該弁不勝管帶之任于此可見且斷其先

行开枪打死是兵是马原禀舍混该官带亦即混圈转禀尤为糊涂且
彼枪已能及我是相离并不甚远何以此兵二十五人仅斃其一人枪
之无准不知平日训练何等将来且不知报销打去多少子弹据禀随
该妇者只有百余人所获之物五十五驮而骡马已有一百二十余匹是尤
焉者已有七十余人李朝陞不知及此追庇仅以守馱子为主夫馱子
何足重在李安邦既到应即协力追庇且有该土妇之马可掠可以速
及使其无馱足之时人困马乏自不难于追获两人计不出此固为无
快而该官带闻信亦不察间由大塘坝赴讹洛应走何路由牙得牛厂
邀截何路为捷乃闻报后若无事然土妇逃走该弁身有重咎岂尚不
知耶乃来禀亦在牙得寺等候查点馱子其无快较李安邦李朝陞尤
甚而会鄙文心已见不然何不将馱子迂回登科无事时会同喇令同
点即该弁自己既不前往又不严飭那带哨官追拿务求获得乃但令
其查明情形禀报人已逃矣尚有何可查按其前后情节殊办理不善
姑俟拿获土妇再行核办此批

禀大帅拿获孔藏土妇土司 情形由

查禀大帅前前禀者窃孔藏土妇逃遁情形前经管派在案初
七日三鼓探得土妇之母并其姊藏匿时河续多寺喇嘛地方当下拿
获官带等会同研讯温所相加该土妇之母供称土妇土司逃遁百重

土司北界任達山頂寨房內管帶等初八日帶通事什兵二十各同往立
傳百里土司來到多方開導善言安慰該土司始供實情即于該處
已將該土司并次子香根喇嘛三名拿獲初九日押到甘肅管帶
等會同審訊該土司供稱前年許有進藏朝佛布散錢文願信所以進
藏因一時愚昧不知道理擅將孔撒麻布兩顆印信等紙帶走實屬自
錯以兵官截攔後印信欲候餉此再行商量又被浮言煽惑深誤大
帥見罪因此更逃此外別無情事尚祈轉懇帥恩格外憫恤等情管帶
等再三訊究并無異詞現將該土司等交封千崑沅署看管其香
根喇嘛係是該提点喇嘛寺具保領回寺院所有拿獲孔撒土司
及香根喇嘛等三名理合飛稟大帥俯賜銜奪祇候示遵為此具稟
至稟者

登科委員會稟呈繳孔撒麻布印信
號紙由

管帶肅軍右營朱克文

謹稟

同知銜登科委員補用知縣喇奎俊

欽查閣下前稟者竊管帶等會稟孔撒土司繳出印信等紙后潛逃一

案知其去俊于五月二十四日案奉

憲台批開印信等紙喇令前稟收存應即派差人責送來報等因奉此

惟聞管帶克文尚在匿跡逃匿知縣隨与函商各派差人收孔撒土司

撤出之乾字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号霍耳甘孜孔撒安抗司铜印一

颗又乾字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号霍耳甘孜麻书安抗司铜印一

孔撒安抗土司兼麻书安抗土司号纸一张咨呈

宪轅以貽慎重所有呈繳收回孔撒土司印信号纸缘由理合联衔稟
请

宪台俯賜察核批示祇遵為此具稟須至稟者

兵部为 给发号纸事 武选司案呈内商抄出四川总督锡奏打
箭铲斤属孔撒安抗土司俄珠嘉木错因病身故并元子嗣有指
婿生子俄珠宜美多吉^現年十八岁夷众昵服系已故土司俄珠嘉
木错亲女之子堪以承袭又麻^書安抗土司札什端珠多布被害
身故并元嫡长子孙袭替查得请袭孔撒安抗土司俄珠宜美多
吉系已故土司之婿堪以兼袭等情奉

硃批该部议奏欽此查定例土官缺出以嫡长子承袭本族无可袭者
或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亦准承袭各等语今四川总督唐以俄
珠宜美多吉承袭孔撒安抗土司并兼袭麻书安抗土司之职查
与例章相符应准其承袭孔撒安抗土司并兼袭麻书安抗土司
之职于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汇奏奉

旨依议欽此相应給予号纸令其承領任事可也須至号纸者

為奏裁革孔撒麻市土司繳
銷銅印號紙一案

為咨明事竊照本大臣于宣統三年其

奏拿獲叛逃已著帶印潛逃之士婦進回印信等紙咨部銷燬一摺除
候奉到

硃批另行恭錄咨明外所有原奏合先抄呈咨明並將^{號紙}銅印^{咨部}銷燬^{注銷}
除分別咨行外相應咨明貴部請頻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奏為拿獲叛逃已著帶印潛逃之士婦進回印信等紙咨部銷燬并請

廢除孔撒麻市兩土司改設流官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从来班功之典不吝胙土分茅懲罪之条豈乏除國削地

此賞罰之常程亦古今所不易也我朝旣撫四夷凡有微功皆

錫封土所以尽怀柔之道即為靖邊境之謀元如日久弊生不惟不能

作我屏藩若更多方肆其奸宄或咨為賊虐或敢于欺朦至於苛

削百姓更不待言而各土司中明騫狼戾未有如甘孜之孔撒土

婦央札為最甚者該央札系已故孔撒土司俄朱彭錯之女其父

故后彼竟廢母而自指德格頭人之子私立為土司已生兩子又

將其夫逐去假其私生之子名俄朱宜美多吉而自立為土司復

乘麻市土司之死幽禁該土司之妻奪其印信乃朦稟報麻市土

司業已元人使其子兼襲麻市土司之職百姓畏其強悍勉強所

从然非心服也。该央机以其次子为喇嘛强各为呼图克图因妒札嘎寺呼图克图为人纯正蛮民信仰恐有妨碍其子权利夜间率众前往围攻札嘎寺该呼图克图未得逃去竟焚毁其寺院烧杀喇嘛多人札嘎喇嘛控诉于舒霍屯賈李令文到亲赴甘孜欲为吐理该央机胆敢率兵将李之河围困于普玉隆山逼令给予断牌言札嘎寺有罪不准在甘孜居住李之河不肯听从遂断绝其饮食者三日李令等饥渴难忍不得已给予断牌始得回屯臣前年奉

旨征剿德格叛逆昂翁降白仁青遁出甘孜央机疑为必治其围逼李之河之罪伏甲八百余人于其两土塞中意在用围李之河之故能图见我兵强盛百姓亦不愿随其行此特逆之事其谋始匪臣因德格紧要无暇与论佯为不知其事乃至德格后该妇复令各寺咒臣速死有孔撒百姓暗中报告惟一笑置之彼又勾结臚时饮血盟誓约同与臣为敌臣闻信后即札责臚时不应听央机之言妄自生事番官虽力辩其无而臚时及孔撒麻节百姓则喧传不谓该央机愈不自安突于去年夏间率带二子及头人山娃喇嘛等七百余入先围汛署声言朝佛勒要护照马牌不刁则将绝其食如该汛官封国恩无策一面给予马牌护照一面飞禀前来臣即派兵追拿该妇等並未走避在大路嗣经我軍右营于俄格野番一路始得匪截叩其仍回甘孜央机竟敢飭人先行开枪击斃我兵马环据该管带禀报拿获央机已將孔撒麻节两印及部

領号紙一張交出據央机供称自知屡犯过恶惧罪潜逃思欲在
野番处暂避再行入藏投归达赖今既被获惟求免其一死等语
请示前來查会典内載土司不遵法度可得題參治罪或另委土
官或改土归流是盖 據私抗殺实隲防逆惠之寓意今该妇
央机度母自立与人私通既已失天伦之经更无复人理之正且
其夫既非故土司之婿即其子亦不能为故土司之甥承袭固属
非是况将麻书土妇幽禁至今已十余年诡计兼併虚词朦稟夺
袭更所不应至今焚杀僧众兵逼屯貢于 臣过境敢为伏甲之谋
结党强番思欲乘机而动迹其兇狡之心实有叛逆之志今复带
印潜逃欲隶属于藏而借为护符不知戴

天之惠阴有馘犯之麓逆迹昭著罪状显然即应立予诛除以彰

宪典惟是关外土番未受教化犬羊之性本难深责如蒙

天恩浩荡将该央机母子免其一死永远监禁并将其子革去呼图克

图以正宗教而儆愚迷再孔撒麻书百姓前來 臣轅恳请安插以

官晴願輸誠归化查甘孜北路要冲邻近瞻对現在既已无主未

便听其散漫或致被人煽诱由 臣暫行委派前往管理孔撒麻书

两处事件刊給甘孜委員亦真关防一顆暫時行用其霍耳甘孜

孔撒安插司铜印一顆霍耳甘孜麻书安插司铜印一顆号紙一

张咨部销燬所有拿获叛逆昭著带印潜逃之孔撒土妇央机追

回印信等紙咨部销燬并請革去孔撒麻书两土司收回北土人

民改流流官各緣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陳伏乞